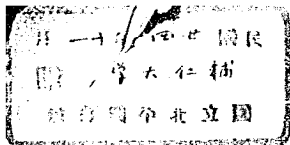


36
6022-13
B7

此書之萬有十進國際科學分類之義標爲
4951-4 (Kalgren) 3.03=951

董 高 禮 逸 译
本 洋 原 著
中 國 語 音 學 研 究 之 升 言 與 通 論
中 國 音 方 音 字 典 之 通 論
沈 兼 士 題 



逡譯此書自序

高君聰慧逾共學 確說寥寥尙可聞 (×⁴ 文韻)
小子長言翻譯罷 還將著述貶其文 (×⁴ 文韻)

人間今古誰能貸 制高豈如我訂真 (· 真韻)
一再施行微妙法 勘說補缺總宜珍 (· 真韻)

後嗣欽定詞譜十二卷一張玉壺冰象步共原韻

虛心修竹千年綠 韻學愈然續
夜書細字綴嘉言 開發此中幽隱
幾經年
詳標黃卷真音在 疑竇今肢解
此書原著不精深 拙漢未施今譯
恨難禁

公曆一九三五年五月五日董世禮自序

科學最新捷算籌盤馬良相伯敘

清光緒初，台灣東，番地殺牛，氣焰方張，睡獅初醒，頗有意於西鄰之輪祭，應時問世者，有對數尺等，歐美工師所用以馭度數，難題皆能隨問隨答，長有一公尺以上者，人所習用，長僅四之一，所得數惟最大三數較確耳，後又改用籌碼與盤槽，用補尺長之不足，小僅如掌而得數之確可更多，往往可得其全，真捷算之利器哉，董生世禮，幼而聰慧，憫算法功課之費時，特別出心裁以造之，故樂爲之叙，時辛未歲首，華封九二老人相伯馬良。

董世禮發明之科學最新捷算籌盤之萬有十進國際科學分類之義標爲 681.149

中國語音學研究弁言

瑞典 高本漢 著 董世禮 譯

我開始着研究中國學，我因此學而致意向「曾經這樣或那樣方便了我的探求的諸君」表明我的活潑的知恩心情。我特別快樂感謝 Upsala 大學斯拉夫文教授 J. A. Lundell 先生。他是我從前的老師，曾屢根兒指導我注意此語文學的一支，並且當我從事發行此論文時、他曾因其不僂的好心給我些驗證。Lundell 先生有好的判斷的指導、替我節省了不止一錯，並且我的研究甚至於事竟、都虧得他的經驗。

許我向下列諸位表示我深情的知恩罷：Upsala 的 Nathan Söderblom 主教，巴黎大學的 E. Chavannes 同 P. Pelliot，Leipsick 大學的 Conrady，Saint-petersbourg 大學的 A. I. Ivanoff，太原學院的 E. T. Nyström 諸位先生。

我也得在這兒謝謝我的未婚妻 Elin Nilsson 小姐，伊幫着我作必需的精華錄而給我寶貴的援助。

這是指令我選擇這個題目的特別計畫：少有地方像瑞典一樣先進於方音學了；自從十九世紀的煞末廿年，瑞典曾經根據摩登方法做了解析瑞典各種方言的毅力而合理的工作而大有美觀的結果。我決意用我們的瑞典方法以治「至今這樣少培養」的中國語音學。

現在我只發行我這些沿革的一部份。預備的探求既然也是爲繼續而已經做好了，所以我希望馬上能發行其餘。我一切方音材料將成字典形式而跟上來的。

公元一九一五年三月 Upsala 高本漢。

中國語音學研究通論

瑞典 高本漢 著 董世禮 譯



有科學比中國學更佔領較大的範圍了。他從前只是愛美的傳教士同外交

家的事業；嗣後的近來二十年中，牠升到了「大半被中國歷史、考古、技術、宗教吸引的專家們」組織的科學的地位。這裏不用詫異「語理學一支、因其乾枯而缺少吸引力、沒有激發平等的利益」。但是我們不能否認「中國學比任何別的科學更需要語理學的大合作、這是因為中國寫字法幾乎全不教我們發出字音的緣故」。將來有一天語理學成功了牠的中國古音系統的重新建設，那末歷史與考古將要知恩地承認「關於東亞細亞及中亞細亞的無數問題，將停止其為問題了」。

於是我們再也不看見 Terrien 似的幻想 Nai Huang ti 等于 Nakhunte, pak sing 等于「Bachtrie 之民」，或 Schlegel 似的幻想 fuk 等于德文 fug-l。

中國學的語文學的三大問題，明確是下面所列的：

- (一)建設中國文的親族性與根源；
- (二)整理其文的歷史；
- (三)從各方面明澈摩登中國文的各觀點。

現在明確「這第一問題的考究，當延緩到後二問題的研究、大大地先進了之後」。

我們也明確該當依據很嚴格的方法把這兩個問題弄到最相攸關。像至今這樣隨隨便便拿了某方言的語音成份與別方言的別種語音成份來，這樣毫無憑據地，組織一系古文或者把一種摩登方言視為古文的直接代表；這個不言而喻其為不許可的方法了。如果把這系古文的摩登方言學的起程地點幹着，那末方法的錯誤還要更加發生問題。使得一種現象的重新建設被人許可，明確地該當：

- (一)先要這種現象與其文史的源頭相合；
- (二)次要這種現象，把「中國方言的全體而非一種或兩種方言」說服人地給我解釋使得我們能把其每種方言繼續發展到在語音學上被人許可。

所以我們能發依據中國古原書——音韻表及韻書等——開始建設中國古音韻攝。我們將只有代數的結果，譬如：這十個字都有一樣的 a 韻尾；這廿個字都有一樣的 b 韻；這組字有 c 紐；這別組字有 d 紐。如果能假預先證明若干光

景的這些代數量（好比有些紐爲 K, Kh, ng 等等），那就更好了。但是如果這些代數量的真價值這樣少有不確定的性質，那末我們寧可像應用代數量一樣應用牠到新的次序，比方 a 韻尾在某些新方言裏如何發展，b 韻尾如何別樣發展；c 紐怎樣而 d 紐怎樣兩樣。此方法的利益是：（一）我們有了幾乎這樣堅固的根基，猶如熟悉了古中文了一樣；（二）我們能發容易地規定文史的有些問題能發用方言解決而有些則不能應用此法。

搆這樣明白這樣基本的「方法的原理」、初看似無益；但是在中國學裏人們曾經粗糙地違背了牠、致似「以著重這點爲要」。

Edkins (註一)、Chalmers, Shlegel (註二)、Terrien de Lacouperie 諸位先生「以我們不成熟的「古中文知識」爲基礎而置「閃米的與印歐各語」與古中文相當」所做的草創，對於「我們去管牠」、是無補益的。

但是該審查過別兩範圍的探求：文史與「摩登話的研究」。這是 Edkins 神甫第一個從事于中國文史 (註三)。他用可讚美的明文證明古中文裏有濁爆裂紐與閉塞紐隨韻。除此而外他的著作只教我們一點東西。他的建設的大半是假借的少方法的不許可的。他的路徑曾經被 E H Parker 依照。在 Giles 中文大詞典通論裏的“語文學論文”裏，他使無科學價值的這愛美家癖的一個很好看的例子同中國文史相敵擋。他用公元前一世紀的一首詩作爲出發點，他指出這首詩裏他所信以爲古音的徵象，嗣後他在這首詩的光明之下審查過摩登諸方言。他怎樣建設這個語文，這位著作者沒有直接地默啓我們；但是他准許我們跟隨他心靈的工作，當他就在這篇論文的較遠處說着「我常久地懷疑着客家或廣州二者的那一個是鬼火似的古語的真代表的優先者」的時候，不用加說「他的建設壞了」。

M. G. Schlegel (註四) 就同樣地不辯論是非地無方法地繼續了去。所以爲解釋梵譯，他隨意在摩登語文整個完全範圍裏東拉西扯了些模樣；從此發生的結果是「難信的攪亂」。

Volpicelli (註五) 定然更有功勞。他想不任意選擇孤零的模樣而大宗整理

方言爲找得古中文的鑰匙；這個概念是絕對正確的，不用法說了；但是他實行了他這概念，是依據了 M. Schaank 曾經心如鐵石地做成功了的刻苦的「算學方法」。所以他的結果是有錯兒的。但是他的努力是值得認得的。

Kühnert (註七) 與 Schaank (註六) 繼上來了，後者是一部堅固的著作的著者。他的著作雖然有了我在下文裏所陳設的大毛病但是有真實的功績且在這些問題裏的相關的研究裏無疑地貢獻了至今較好的東西。

摩登中國語研究所領進來的大難處，就是缺少歷史的出發點。我們也許願意閉口無言地交過 Parker 先生的「有不像樣的歷史根底」的語文學論文。這個缺點也是別位著作家們所不免的，他們曾經願意做摩登中國語的大概的陳設在他的完全的幅員裏或至少在地範圍的一部份裏。M. von Möllendorff (註八) 在公元 1899 年的一篇論文裏嘗試中國方言的分類，選擇了懂中國方言的總算大的「容易性」作爲出發點：「我們決意指定：(一)簡易土話或附屬方言——包括一切輕微的變化，就算有相當的改變或「稍異」也能了解的；(二)方言或者主要方言——包括一切重要的變化，能致同文的兩個講話人互相難懂或不能懂的」。這個方法明確地是不澈的。假若古中文的 \check{c} 在北平各處都仍爲 \check{c} ，但在 x 方言裏無例外地成爲 ts ；如果古中文的一切 $\check{a}n$ 在北平成爲 ar ，但在 x 方言裏存留下來爲 \check{a} ——於是就不能從 $ts\check{a}$ 認得 $\check{c}an$ 而 x 方言的形式就爲北平居民所不懂或幾乎不懂了。但是如果在 y 方言裏把古中文的 \check{c} 與 $\check{a}n$ 分開來了以致於成功了些 $\check{c}an$ $tsan$ $\check{c}\check{a}n$ $ts\check{a}n$ 而此四音爲北平居民是比較 x 方言的 $ts\check{a}$ 容易懂得，然而北平方言與 x 方言的關係比較北平方言與 y 方言的關來得密切。因爲在前二者之間論到古中文標音的發展是有一定的平行性與不變的對稱性的，以致於我們尚能擺出簡單的方程式北平的 $\check{c} = x$ 的 ts ，北平的 $\check{a}n = x$ 的 \check{a} 。反而，北平方言同 y 方言大家歧異地發展着竟致我們連一個方程式也不能擺出來。所以方言的親族性在乎古中文標音的平行發展（雖然在音理學立場上不是全等的）。M. von Möllendorff 的規律是太膚淺且太「相對」了爲被人隨和。

中國方言的研究的慣常方法，是拿北平 (註九) 話做出發點。我將繼在上文

裏所說的，足證「此法不毅」。此法預先假定一切方言的發展尙爲「與北平方言平行」而致一切方言也許成立簡單的方程式（北方北平的 $an = x$ 的 \ddot{a} ）。但是這個是一定沒有的事項。請看一個例子：古中文的 $a b c d$ 音標都在北平方言裏成功了 i 。論到同北平方言平行的各方言，則無例外地把 $a b c d$ 改變成一個單獨的音標，像河北與「陝西河南甘肅的大部份」就是這樣，則北平語在此光景很能用作根基。但是爲山西——這裏的 $a > i$ 而 $b c d > i\ddot{a}$ ——就不能這樣了。在那裏我們連一個方程式也不能擺出來。老定說，任何摩登方言不能作爲研究其他方言的出發點。只有一個有效驗的出發點；就是古文。M Maspero (註十) 用着這個做根基而依着嚴格的方法，曾經做了一部研究一種中國方言即中安語的很有趣味而係第一流著作的專書。

至今人們很少研究摩登方言了，並且這些研究因爲選錯了出發點只出產了些發無意思的結果——（除却上面所引的 Maspero 的著作）——但是我們『反倒！不得說「爲這類的探求，我們缺少粗的材料」。各別的愛美家們貢獻了相當的中國方言的標音的大工作。

爲北平話、我們知道有價值不等的很多字典，並且無疑地 Giles (註十一) 在他的大詞典裏會把北平話的發音很好地舉薦了出來。爲別的方言，我們有很多的好字典。請看，依我看來，是最好的字典（我在這些字典裏，曾經借得我的材料的粗的部分）。

在別種方言裏廣州方言曾被 E J Eitel 細細講解在廣州方言字典 (A Chinese dictionary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 香港 1877)；

客家方言則有 Ch. Rey 的漢法客家方言字典 (Dictionnaire chinois-français, dialecte Hacka 香港 1901)；

陸豐方言則有 S. H. Schaank 的新近的陸豐方言 (Het Loch-Foeng Dialect, Leyden 1897)；

福州 (註十二) 方言則有 R S Maclay & C.C. Baldwin 的漢文福州方言音綱字典 (An alphabe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Foochow dialect,

福州 1870);

廈門 (註十二) 方言則有 C Douglas 的 廈門土語漢英字典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f Amoy, London 1873);

汕頭 (註十二) 方言則有 C Gibson 的 衛三畏漢文分音字典汕頭話索引 (A Swatow Index to the syllab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by S. W. Williams etc.... 汕頭 1886);

上海 方言則有 D. H. Davis & A Silsby 的 漢英上海土話字典 (Shanghai vernacular Chinese - English dictionary, 上海 1900);

南京 方言則有 K Hemeling 的 南京官話 (The Nanking Kuan Hua Leipzig 1907);

四川 方言則有 川南傳教會 許多教士的 漢法中國西部官話字典 (Dictionnaire Chinois - Français de la langue mandarine parlée dans l' ouest de la Chine, 香港 1893);

爲中韓 方言則我們有 Gale 的 出色的高麗英語字典 (Korean-English Dictionary, 1897);

中安 方言曾經有多多的字典學家。我特別隨附了 J Bonet (巴黎 1899) 的字典，牠的 中安 方言是依據 Phan duc hoa 的。

爲中日 方言，我們知道也有富足的原書。

山西 陝西 甘肅 河南 的方言至今少有人知道。在我延長的僑居中國的時期之內，我曾經親自仔細地調查了這些方言的十七種。寫這些地方的幾種方言及 山東 湖北 湖南 貴州 雲南 等等的隔離的方言，A Forke (看上文) 曾經發表了幾個「以與北平方言比較爲基礎」的標音表。我有點懷疑于應用這些表；因爲爲我親自知道的方言，譬如 太原府 (我在此住了不止一年，方言，這些表不甚正確。小數量的方言曾經簡略地被講于 Matcer 的 官話類編 (Mandarin lessons) 。在上文所引的發行裏，P.G von Möllendorff 給了 華南 話的幾個樣子。我虧得 瑞典 傳教士們「關於 華北 揚子江 流域一帶的半打方言」的有趣味的幾許指

示。

現在不缺少「不能應用的記音法」。例如，Wells Williams 在他的分音字典 (Syllabic Dictionary) 的索引裡給了他的字的上海讀音，而這些上海話的形式是很可疑的。爲山西陝西河南甘肅等等的方言，有某個「標準羅馬字母標音」社曾經拿着北平方言爲根基、發行了些表，不準確而有錯到不可信的程度表。

但是在至今發行了的中國方言的一切不準確的講解裡，最「像煞有介事」而所以最「似是而非」的，就是 Parker 先生爲「置於 Giles 大詞典各字下的十二種方言（廣州客家福州温州寧波北平漢口揚州四川高麗日本安南）」所做的講解。這詞典、二十年來算是我們的「中國方言知識」的主要原書，我們當進去「精算」幾下、爲「正確相稱地」減少牠的價值。

我們先管「國外的中國方言」中韓語與中安語，在那裏這位著者先把已前的著作重新印出來。我們立刻證明他不會正正確確地抄書。以下的例子是關於高麗語的：

俗 suk, 請念 sok; 誦, 訟 chong, 請念 song; 達 tat(!!), 請念 tal; 殆 te 請念 t'e(äi); 臺 t'e, 請念 te(äi); 焔 chin, 請念 chim; 岐 kii, 請念 ki; 寮 kio, 請念 kiu; 戒界眉 kae, ke, 請念 kie(yei); 潛 ch'öm, 請念 chäm; 咎 ch'i, 請念 t'e(äi); 錦 kêm, 請念 kîm; 拙 chöl, chul, 請念 chol; 崇 chôn 請念 tan; 終 ch-ung, 請念 chong; 無 u, 請念 mu; 搖 yō, 請念 yo (此方言無 ō); 用 yung, 請念 yong; 座 ch'wa, 請念 chwa; 促 ch'ik, 請念 ch'ok; 猝 ch'ol, 請念 chol; 村 ch'un, 請念 ch'on; 疼 ting, 請念 tong; 題 chae, 請念 che(tyeci) —— 而無窮地如此幹去。

爲安南語，Parker 先生說定根據了 Phan đuc hoa 字表；但是他不會操心去窺行他的主意。我曾筆記了他多多錯處的幾點：湧 Jung, 請念 Jong; 搓 sa, sai, 請念 bsai (按照 Parker 制度); 誕 dang, 請念 dan; 特 dat, 請念 dāk; 燈 tāng, 請念 dāng; 刁 tieu 請念 dieu; 頂 dang, 請念 daing (Parker 制度); 嗽 sêu, t'êu [高去聲], 請念 t'eu [高上聲]; 獺 t' ak, 請念 t'at; 齒 si, 請念

hsi, 等等。

拿 Parker 先生的日本語形式同日本字典的形式互相比較，我們查出來「關於很大數量的字」的不相符合。恐怕我們該當在「Parker 先生自認曾經引用他的例子「不但在日本字典裏與特別地在 Hepburn 字典裡，而且也部份地在記憶裏」的事實裡、去找這種不相符合的理由。

拿 Parker 先生所歸附于廣州與福州方言的形式同 Eitel 與 Maclay-Baldwin 諸位先生所供給的形式互相比較，我曾經在我所考查過的 3000 字裏找到最少也有四分之一的字彼此不相符合。所以；如果我寧愛根據仔細寫成的特別的字典，人們是不怪異的。至於溫州寧波揚州與漢口的方言，我不幸地沒得別的原書隨我應用而只有 Parker 先生的陳設；所以我不得不——費一切種種的小心——去使用 M. Parker 的陳設。

然而這不但是 M. Parker 的明明的錯，弄壞他的著作。這是整個完全的系統，是瘋狂的。他不標音標于各字之下而屢次推到別個字那裏去，這些推託帶來了最粗蠢的錯誤。肅字給我做個標準例子。在這肅字下，Parker 先生起頭標了「廣州客家 suk, 溫州 shu, hsiu」的形式繼而推到宿字那裏去。但是爲這個宿字他只給了「廣州 suk, ts'uk, 溫州 su, hsiu」的價值（所以那個是廣州與溫州的真價值？），而推我們到較遠的宿字那裏去。在宿字底下我們念：福州 sōūk, scu', 南京 soh, siu', 北平 (su, su', c'hsū, 'hsiu, 漢口四川 su, hsiu,

hsiu' 揚州 suk, hsiu' 高麗 suk, su 日本 shoku, shō, 安南 tuk。這些形式最多只有一半，是可用于肅字的。老實說，在這些推託裏，Parker 先生對於附屬字下歷舉了的價值，有時只希圖其一部份罷了而別的時候希圖其全部份；有時不算聲調而別的時候連這聲調也兼顧在內。例如：在腸字底下，把我們推到長字那裏去，長字有兩系 chang 與 ch'ang (Parker 制度)；但是爲腸字，管的只是 ch'ang。在紹字底下、把我們推到召字那裏去，召字有兩系 chao 與 shao；爲紹字，管的只是 shao。但是爲澳字，管的是所指的兩系 ao 與 yū。在高平聲基字底下、把我們推到高上聲幾字那裏去，所以這裏的推託不顧聲調，臺字照

推託看去、在廣州方言裏像有高平聲與低平聲，而這裏管的只是低平聲。但是爲痔字、Parker 先生把我們推到雉字那裏去，而這裏所標注了的「一切事情也連特別的聲調」、都被顧到。這不單單爲複系的字、推託是零碎的。這個，爲隔離的方言的複的形式、也是遇得着的。福州性字與笙字，依其推託，似當念 seing 與 sang; 但是取消了 sang 就得正確的讀音 seing。福州蔬字似有「su, sō, saō」的價值，而只有 su 是準確的形式。客家証字底下指出「chang, chang^o, chin, chin^o」的音標，而只有 chin^o 是準確的。廣州豔字似有「ym 與 shym」的價值，而第一 ym 是真的。反而福州送字依推託當指出「soug^o, saōng^o」之音標，果然、這兩個都是準確的。有時爲「一種或兩種」方言、屢歷書是完全錯誤的。福州炎字依推託似是 sieng 而實在是 yeng。這不是寂寥的事情，我們在 Giles 的詞典裏到處再找得着這些現象。所以這詞典，爲中國方言的知識，是很混亂的原書。

我們曾經看見一部豐富于——好的或壞的——材料的類集，爲中國方言的研究。但是我們很有權利說這些材料「未成熟」到最高程度。既然人們爲北平方言的記音法彼此不能同意(果然，擺了的記音法的數目與年日的數目俱增)，所以我們能設想像「關於比較不大知道的方言的記音」該當有怎樣的紊亂。故記音制度大隊成群，而「該當供給其音標鑰匙」的講解、屢次是無意義的。比如 T. F. Wade 先生「證明着北平 hs(i) (以德文 ich- laut 的 ch 爲紐) 是 h 在 s 之前而不是 s 在 h 之前」、所使發生的爭論，是說些什麼! Wells Williams (分音字典 Syllabic Dictionary) 解決這個微妙的發音，曾經叮囑着「把指頭放在牙齒中而說 hing 或 hū!」Gibson (汕頭話索引 Swatow Index) 通知我們他寫了的 u 音「有個介乎「turn 的 u 與 learn 的 ea」中間的音」；但是他加「近似」與「有點奇怪」二詞。同樣在 Mateer (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 官話類編) 跟大多數類似的著作裏，我們找得許多缺少音理學知識的例子。

是不是人們沒有做過一種嘗試，爲使得設大數量的方言的標音制度「公共

而且一致」？一定是做過的，且看我們重新來到 Parker 先生那裏。在他所發行「在中國雜誌 (China Review) 裏及末了在 Giles 大詞典通論裏」的許多論文裏，他依據一種「略改 Wade 制」的一致的記音制度、標他的十二方言的音。然則；如果他曾經嚴格地且有次序地應用了他的制度，他就對於摩登中國語、雖有他的記音法的拙蠢的錯誤(看上文)、也很有功勞。不幸我們能假證明在這裏他顯示自己有「這樣大的矛盾」的罪，以致他的著作毫無價值。我們光給幾個例子。

Parker 先生怎樣標北平方言的 yu (法 you) 音節？

幽 (平聲)	<u>北平</u> yu, you
悠 (平聲)	<u>北平</u> yu
酉 (上聲)	<u>北平</u> yu, you
誘 (上聲與去聲)	<u>北平</u> ⁶ yu, you ⁵
右 (去聲)	<u>北平</u> yu, you
幼 (去聲)	<u>北平</u> yu

所以 Parker 先生非常輕率地給 yu 或 you, 有時給壹個, 有時給這個同那個, 而一點也不讓聲調引導他。

爲膠化的 n, 他不管不顧地給「n̄, ny, ñy, ñi 或 ni」的記號。

南安語最有分別而須要好好辨明的 -ak 與 -ach 兩個音標, 他把牠們兩個全用一樣的 -ak 寫了出來。

爲給點「Parker 先生的著作的音理學的根基」的觀念, 我們在 Giles 詞典的語文學論文裏取個例子。我們選擇他對於 ō 諸音的議論, 而我們看看他所做了的「他對於牠們的讀音的樂旨」(Giles xxv):「温州方言有」[牠的特點……就是「分別很大」的法音 eu 的兩種音調變更的分辨……英語 burr 與 bear 的分別 [!] 在這主意之下、爲温州字、用的只是 ōe 這形式, 而爲「這兩音全用」的有些別的方言、問題是不會發生的。問題的事實是福州 ō 係同温州 ōe 一樣 [!]; 而廣州同安南的 ō 這樣確實地念得——同 burr——不同方針以致屢次

分離成功兩部份而像法語的 *le heur*。這個 *ö*，當牠在這主意之下用以代表「有鼻音或紐跟在後面」的高麗 *e* 的時候（例如 *piök, sōng*），牠更像英字 *bud* 的 *u* 的很延長了的音而比較不大像 *bear* 的 *ea*。寧波的 *ōñ* 確是法語 *un*（即 *eux + nt* 的「*anusvāra*」）。管的只要是官話，Parker 先生就把將幾所論的音標寫成 *ê*。所以他在別處說（Giles xxviii）：「高麗……」〔*sōng* 或 *syōng*，或者嚴密地是〔我做了節略的工作〕*sêng* 或 *syêng*……所以念如…… Miss Hungerton 的 *ung*〕。在同樣這頁的較後處，他的意見是相反了的：「但是高麗的 *seng* 與 *sek* 不念如英語的 *sung*（所以 Hungerton 與 *sung* 的 *ung* 是不同的了）與 *suck*，而像 *seul* 的 *se sé* 或 *sō*，而介乎英語 *sir + ng* 與 *saw + ng* 之間……所以不得不寫「有鼻音或紐跟在後面」的高麗 *e* 為 *ö*——故 *sōng* 與 *sök*——為使得在學生的心裏不把這些音同北平 *sêng*（英 *sung*）與廣州 *sêk*（英 *suck*）紊亂」。

無疑地這將足使得人們能鑒評 Parker 先生的音理學的報告的價值。從我們講述了的「他的著作對於中國音理學與方言學」的各方面看來，「Parker 先生生活是這「中國方言」特別系統的第一權威」的「許可的地位」。（Giles, 言于其詞典序）、結果是建立在多脆弱的基礎上的。

我們該當承認中國學的語理學因此還在牠的發端時代。在我這方面我曾經願意分擔這門新科學的建設，而我曾經決意開始：

（一）重新建設古中文，這個、寫給個穩當的出發點給摩登中文的各方言的合法的研究、是必須要的；

（二）顯露中國方言的音理學的完全描寫的陳設，既然這是不能免的條件、寫

（三）用語音學來，表明「摩登方言怎樣從古中文那裏發展了的」。

為得到堅固的結果，我相信該當把我的研究安置在發廣的根基之上。為每條音理學的規律、小數量的例子是不敷的，因為這些例子不給必須的擔保品。所以我以中文的 3000 左右個平常字為根基（有些很普通的字該當擺在旁邊，因為我不能確實地決定牠們在古中文裏的地位）。對於人們所能從此擺出的結論，這些材料、寫我好像是發保證確定的權勢。

中國方音字典通論

瑞典高本漢著董世禮譯

各種環境（別的著作的發行，遠東旅行，不康健），使得我的中國語音學研究的發行大慢而特慢，牠的第三份出版了以後的已往幾年，在這門研究的主意裏發生了許多該當管的「分担額子」，破題兒、就需要提起亨利馬斯拍洛（Henry Maspero）先生著的唐代長安方言（1920年 BEFEO 報 xx 卷），此文包涵新說明的富足內容，他的結果使得我必須改變切韻尾譯音的方法的若干點，並且我對於這個問題曾經在通報上貢獻了一番道理〔高本漢的中國古音之重新建設（The reconstruction of Ancient Chinese），1922年的通報；並請比較高本漢的中文與日本文之分析字典（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1923年）〕。我在這裏不重複那裏說了的憑據而單說個結論的大概，亨利馬斯拍洛先生的基本概念是（一）有些古韻目寔在是同音的（二）我所大大利用來翻譯切韻的中韓音是奠基於「與切韻方言很不相同的一種古方言（吳語）」的——這些概念曾被我在上面所說的文裏壓服了，但是亨利馬斯拍洛先生的別的理論有些絕對是使人信服的，在這裏我丟着我自己從前的理論而隨和了牠；別的、依我看、像牠那樣是採納不得的，但是牠引導我到新方向去得到了新的結果；這新得到的結果，被我自信為正確，請看「在我重訂制中，我現在所隨和了的改變」：——

（一）自由自在的二等（la II:e div. indépandante），在開口呼的時候沒有我從前所信以為然的未完成的 i；中華正音 kia 等等一類字裏的 -i，是由于唐代時所遭遇了的膠化作用（參看亨利馬斯拍洛唐代長安方言 90 頁及其下文）所以以「果」攝裏該當重訂 ka ʃa na pa 等等而非 k'a ʃ'a n'a p'a。蟹、咸、山、梗、宕、効攝由此類推。

（二）在三等與四等裏，沒有我從前所假定的將音中介成分（éléments intercalaires）的一種三層「小異」（甲）kjän（乙）kjän（丙）kiän，但是有兩階

段(由中韓音所默啓的,看本書 627 頁):甲、乙 韻是 /kji- 丙韻是 /ki- 甲、乙兩韻的分別在乎主要韻母的不同。在山攝裏甲韻是 -iān, 乙韻是 -iàn (而丙韻是 ien, 看本書 628 頁註 1)。臻攝裏甲韻是 -iɛn, 乙韻是 -iè̃n。請看山臻二攝及很富足的梗攝的全表:

	舊法	新法
三四等	仙韻 khjiān	khjiān
	元韻 kjān	kjiān
	先韻 kiān	kien
二三四等	真韻 kjién	kjién
	欣韻 kjén	kjién
一等	登韻 ɕéng	ɕéng
二等	耕庚韻 k'áng	káng
三四等	清韻 khjiāng	khjiāng
	庚韻 kjāng	kjiāng
	青韻 kiāng	kieng
	蒸韻 kjiéng	kjiéng

合口也照這樣——蟹、咸、効攝由山攝類推。比較詳細的情形,請看下面的字典。

在字典裏,我未敢加入 625 頁所論的 [an: ān] [am: ām] 的分別——與其說我證明了牠,不如說我主張了牠。同樣地,雖然大半從前有四等 'ien 與三等 'jien 的分別、但是我常常寫影紐時不帶 j (故寫 'ien 'iāu 等等); 因為「於」字作各等反切上字使得事寔可疑(看前文 49 頁)。

在「7 至 15」章裏,我們講過了紐,現在剩給我們(一)詳細地研究「在摩聲方言裏同古韻尾相對稱」的韻尾(二)並且做出一種字典,在此字典裏我們能徵看見任何字的課目(在我們的 3125 字裏)在我們的著作所研究了的方言裏。這兩個課程能同時解決,祇須把字典整理得使人能把「方言同古音依規則地

行動的情形」一目了然。這個就是我試做的。一方面，既然方言在字典裏依照一定的次序排列着，我們就能快快地研究一個單獨的方言而找得牠同中國古音依規則的對稱。別一方面，因為字是依「類紐」排列的，所以我們不但立刻看見「什麼方言，論到古韻尾的講解、是排列在一塊兒的」（例如中國古音 ká：大同南京閩粵 ko；北平太原太谷等等 kè；高麗日本安南 ka）、並且也立刻看見「紐怎樣影響于廣登韻尾」（例如北平太原 ké khé xé 等等、to tso so 等等）。

然而寫使得字典也能同時用作韻尾的有系統的陳設，我們就該當在主要表（行）裏祇加入真「正則」的形式。考查着某種古形式的一切字在某方言的講解（例如喉音紐後的 -â，一切 kâ khâ ngâ 等等），我們能決定在此方言裏什麼音標是配看作依規則的。所以我們選擇一個「在一切方言裏表現依規則的形式」的字、作為每個古音節在行裏的代表，例如中國古音 1 號歌、2 號哥、3 號箇三字裏的 1 號歌字。嗣後一些不依規則的課目、就是和那樣選擇來的標準字（我們例子裏的 1 號歌字）的課目不同的課目，在附注裏指明（例如 2 號哥字 大同 kī 等等）。

但是我們既然研究三十來種方言，所以常常在一個古音節的「我們的若干例子」裏（例如 kâ 1 號歌 2 號哥 3 號箇，khâ 4 號可，ngâ 5 號蟻 6 號俄 7 號鵝 8 號我 9 號餓，çâ 10 號何 11 號河 12 號荷 13 號賀等等），竟無一字絕對依規則地被人講解于一切方言。於是我們選擇最少出規的字而因此把一切依規則的課目插入行裏。出規的形式不被插入行裏而登記于附注。行裏因此發生的空隙，在可能範圍內借別一個字（在中國古音為同音的）來填補牠，並且一個希臘的 α 指明于「參考附註」裏「何字在此特殊光景（方言）裏用作標準」。所以 83 號支字（正音 tɕi，樹枝子）是古音 tɕiç 的最好的代表而構造成行。但是在汕頭牠念 tɕi 而不念 tɕiç，念 tɕi 乃合于此方言的正則的語音規律的課目，果然這個依規則的形式在 86 號枳字（正音 tɕi，檸檬樹）裏、枳字古音亦為 tɕiç。故依規則的課目 tɕi 音，插入行裏、帶「附注號」（α）使得我們知

道在汕頭方言裏「不是 83 號支字而是 86 號枳字」念 tsi [這個特別是韻尾的出規性使得我把相當的形式列入下方的附注——因為這裏管的是韻尾的有系統的研究。一個或好幾個方言裏的出規的紐必然不阻擋我把一個很好的字作為例子（論到韻尾的），因為既然我已經做好了紐的詳細研究、並且讀者容易地能從從此去自行判斷。別方面，不用去說了，我儘量選擇「各點都依規則的例子」，並且這樣字典將貢獻給論紐各章一個有益的補足。那裏的陳設必須很集中而抽象——這裏我們將找着「7 至 15 章所擺的規律的一羣具體的例子」。

有時沒有別的字能假拿依規則的形式去代替標準字的出規的形式。中國古音 khâ (4 號可字)在温州念 kho 而人白白地料想到一個 khu。課目 kho 列入下方的附注，並且因為我們的表沒有別的字（中國古音 khâ 的）能假給我們一個 khu 的形式，所以就讓空隙空着。

屢次來了一種方言猶豫于 x 古音節的兩種或好幾種講解：或者是有些字（古韻 x）得 -y 的韻尾、而別的則得 -z 韻尾，或者是同一字有「更替」的課目 -y 與 -z。這個是最常常地關於博學 (érudite) (或文) (littéraire) 音與俗音之間的分別；但是屢次也有彼此同樣格式的一些「更替」而這個只常以「兩方言的銘化（因為遷徙等等的）的假設」去自行解釋。因為印刷的緣故，我們只能把這些更替音的一種插入行裏，而別的則在附注裏（在附注裏的，或者是文的形式、或者是俗的形式——我在那裏擺了「登記時佔地位最少」的形式）。然則既然這裏管的不是平常的出規而是「能視為同行裏的課目完全一樣或幾乎一樣依照規則」的課目，所以我把牠登記于別處在每節附注之尾、而行裏的數目字「指明在那裏去參見附注，並且告訴讀者「祇要不去看這些重要的附注，就不能自己有所論方言的普遍規律的完全並且準確的概念」。

所給在附注裏的形式後的 * 號願意說這個課目同「全等子所給在行裏的形式」的形式」彼此更替。所以 1 號歌字在汕頭音 ko 與 kua 3 號箇字温州音 ku 與 kai。

大概我爲三聲（平上去）共給一個例子于行裏；所以 29 號 ka 嘉字（無聲

調號)願意說一切古音 $\text{ka}^{\circ}\text{ka}^{\circ}$ 的音都照這個標準。然則在方言裏屢次來了一個聲調的分辨引來了或紐或韻的講解的不同。當方言的彙組有此不同時,我給出不同的兩行,例如63號中國古音查字與64號中國古音字,但是關於一兩種方言的不同,那就爲他們無勞于插入獨立的一行而我指明牠們的特別形式于附注裏。關於韻尾的變化——這是這裏需要給予有系統的講解的——這些光景指明于主要附注裏、在每韻之尾,而在行裏也有一個數目字指明「參見這些附注」。

聲調的標明如下:——

平 ka° ka° 等等

上 ka° ka° 等等

去 ka° ka° 等等

高聲調與低聲調的分別,既然是毅地被紐的「清或濁」性指明了。在摩登方言裏、則適得其反、紐不能用爲標識,故高聲調與低聲調用下列習慣的方法來分別:

高聲調 $\text{X}^{\circ}\text{X}^{\circ}\text{X}^{\circ}\text{X}^{\circ}$

低聲調 $\text{eX}^{\circ}\text{eX}^{\circ}\text{eX}^{\circ}\text{eX}^{\circ}$

但是我只有機會應用這些記號。在這裡作摩登方言聲調的詳細研究,那末問題牽聯得太遠了。我把這種「聲調研究」擺開,另外作「專題研究」。

現在在許多點上我能補足我的材料。一方面我有了機會用耳朵來驗證我從前只由書本而知的很多課目而我現在因此能更準確地指明讀音,例如汕頭與中韓的音。他方面我能設購備「我寫我著作的前部時尚無併有權(accession)」的相當的印刷了的原書。蒙特哥美利(P.H.S. Montgomery)的溫州方言通論(

Introduction to the Wenchow dialect 1893)做了「很寶貴地改正賴刻(M.

Parker)對於此方言的貢獻」的細心的研究,論到四川與客家方言,我在論紐各章裏會把不同的原書互相比較而把互異的報告登記在那裡、指明這是關於四川與客家的不同的附屬方言。這個詳細的方法在下面那樣的字典裡是不可能

的，並且寫這些方言的每一種、因為我把附屬方言的詳細研究讓給有興趣的學者、所以我固守一種原書。從現在起頭我所根據的原書，不是我將機所提的書而是我新近所能購備的，並且寫現在的目的似較他書為優的兩種別的著作：亞丹格梭澤 (Adam Grainger) 的西官話 (Western Mandarin 上海 1900 年) 與馬歧味 (D MacIver) 的衛爾斯威廉茲中英字典客家索引 (A Hakka index to the Chinese - English Dictionary of S. Wells Williams 上海 1904 年)。

看呀所以字典論到這些方言必不與「前章所給的紐表」的一切點都相合。

寫中日音，我所根據的是漢和太字林 (Kan-wa dai ji-rin) 與漢和太字典 (Kan-wa dai ji-ten) (該常記着中日音的課目大大地是理論的並且這些形式的適當數量終不用于流行的話裏)。

寫賤出篇幅，我把「論韻時同別的方言只有很少的分別」的方言取消于字典：所以桑家鎮 (陝西) 很像三水，涇州 (甘肅涇州府) 很像平涼，固始 (河南光州府) 很像開封 (而相當地同四川相關)，漢口 (湖北漢陽府) 很像四川，廈門 (閩泉州府) 很像汕頭。故我把桑家鎮涇州固始漢口廈門的方言擺在旁邊。我同樣地取消平陽 (山西平陽府)，因為我的材料不完全足數。論到寧波 (浙江寧波府) ——牠也假像上海 ——我親自不知道牠並且寫牠、帕刻所給的與寧波傳教士所給的 [麥楞多夫 (Mister Möllendorff) 所重印的體制，即寧波土話袖珍本 (Nin-po Colloquial handbook 1900)]、論韻則大有分別，我不敢把寧波加入字典。同樣地我判決取消揚州 (江蘇揚州府) 方為謹慎，因為我寫牠、只有帕刻所給的材料。

我寫方言名目也用一種比從前澈底的簡寫法。牠們在字典裏不變的次序如下：

- | | | |
|------------------------------------|---|-----|
| 01 Co <u>高麗</u> 譯音 | } | 國外語 |
| 02 Ka <u>日</u> 譯 <u>漢</u> 音 | | |
| 03 Go <u>日</u> 譯 <u>吳</u> 音 | | |
| 04 An <u>安南</u> 譯音 (<u>東京</u> 讀音) | | |

05 Ca	<u>廣州</u> (<u>廣州府</u>)	} 粵語
06 Ha	<u>客家</u> (特別是 <u>嘉應州</u>)	
07 Sw	<u>汕頭</u> (<u>潮州府</u>)	} 閩語
08 Fo	<u>福州</u> (<u>福州府</u>)	
09 Wt	<u>溫州</u> (<u>溫州府</u>)	} 吳語
10 Ch	<u>上海</u> (<u>松江府</u>)	
11 Pk	<u>北平</u> (<u>順天府</u>)	河北語
12 Kf	<u>開封</u> (<u>開封府</u>)	} 河南語
13 Hk	<u>懷慶</u> (<u>懷慶府</u>)	
14 Kh	<u>歸化</u> (<u>朔平府</u>)	} 山西語
15 Tt	<u>大同</u> (<u>大同府</u>)	
16 Ty	<u>太原</u> (<u>太原府</u>)	
17 Hh	<u>興縣</u> (<u>太原府</u>)	
18 Tk	<u>太谷</u> (<u>太原府</u>)	
19 Wc	<u>文水</u> (<u>太原府</u>)	
20 Ft	<u>鳳台</u> (<u>澤州府</u>)	} 甘肅語
21 Lt	<u>蘭州</u> (<u>蘭州府</u>)	
22 Pl	<u>平涼</u> (<u>平涼府</u>)	} 陝西語
23 Sa	<u>西安</u> (<u>西安府</u>)	
24 Sc	<u>三水</u> (<u>那亭</u>)	西官話
25 St	<u>四川</u> (特別是 <u>南川</u>)	南官話
26 Nk	<u>南京</u> (<u>江寧府</u>)	南官話

我願意在這裏再請注意一次「我在 230 頁所說的」就是「爲河南山西陝西甘肅的方言，我所管的祇是一種剪貨樣似的事」，字典裏登記的課目是照準「我所選來作爲所論方言的標準代表」的個人的話的，無疑地將來做在「這些地方的「已不居住」的大數量人民口上」的較廣的探求，將要在很多點上改正且補

充我們對於這些方言的知識。但是雖然對於「像我的著作這樣的整理的著作」
「微差」的錯是不能免的、並且我這著作所根據的材料雖然有這樣的節制、我
也希望我這著作能假給予一種「至今這樣少人知道而內中有幾種（水文與縣太
谷歸化風台）是很希奇且很重要」的這些官話」的完全會合的假忠實的肖像。

論到「像我于前章所切定」的讀音「小異」，不用去說「我管的也是同類
的剪貨樣似的事」：這些「小異」是由觀察我所選的「標準人」而得的——這
是摩登方言學家的正則的方法，所以人們一定能找得在這一地方裏有些人的
讀音同我的記音法多少有些背馳。論到有已印行的原書的方言，不用去說我已
經儘量去利用過了這些原書，亞忒爾 (Eitel)、馬岐味、幾卜生 (Gibson)、馬克雷
與鮑爾文 (Maclay and Baldwin)、大衛斯與息爾斯比 (Davis and Silsby)、谷
德立萍 (Goodrich) (爲北平話)、格棧澤、蓋耳 (Gale) 的著作 (參見前文 11 與
12 頁)，都是忍耐且小心的探求的結果。我雖儘量器重這些著作裏所給的更替
的課目，我還是常常不成功把這些一切更替的課目、完全登記。論到中安音我
不會備有 Phan Duc-hoa 的表冊而當我在波涅 (Bonet) 與我自己的筆記裏不
能找到一個字的時候 (這個時候也不多)，我就當乞靈于帕刻所供給的「轉引」
Phan Duc-hoa 的形式「在齋爾茲 (Giles) 大詞典裏的」。

寫中韓音與中日音 (漢音與吳音)，我供給牠們現在的讀音 (但是請觀察
「我到處寫日本 Kya kuan ue ui 等等、在片假名有 -u- 的時候，雖然這些音
節現在在東京念 ka kan e i 等等；我也寫 kan ken 等去替代東京現在念的 ka
ke 且寫 tsu su 去代替 tsi si)。但是這些語文的古綴字法，是大有利益的；
所以關於韻尾的問題時，我就把古綴字法指明于附注裏。關於「已經詳辨了的
紐」的綴字法與摩登讀音之間的分別，我現在不重說了；但是我在這裏重提主
要的事實：——

(甲) 中韓音

與中國古音 1. 對稱的紐，我們常常寫牠爲 r-，雖然在一切「i 而外的韻」
之前、我們念牠爲 n: na nā 等等 (綴字時則爲 ra rai 等等的)；在 i 前這個「

來自 r] 的 n 只不常常讀出聲音而我們最常地念 i ie 等等 (緩字時則為 ri riel 等等的)。來自中國古音 n- nj- 的 n- 也在 i 前慣常滅跡而我們在字典裏不去寫牠。

高麗 ts' tsh 緩字為 t(i) th(i), 在來自中國古音 t(i) th(i) dh(i) 的時候。

高麗 ts' tsh 緩字為 č čh, 在來自中國古音 č' th' dh' ts' tsh' dzh' tš' tsh' dzh' ts' tsh' dzh' 的時候。

也請觀察高麗 ts' tsh s 吞沒了複韻第一成分似的 -i-, 以致高麗 ts' tsh sa ts'én s'én 等等「當其韻尾于中國古音以 i- i- (三等與四等) 為首時」、則緩字法常常是 čia čhia sia čien sien. 這個, 重提了一次、我就不去重說了。(大概這樣吞沒了一個後面的 i 的 s-, 現在讀音帶着一種吹氣作用: 寧可把 sa 念作 sha)。

(乙) 中日音

tí 緩字為 ti, sí 緩字為 si;

dí 緩字為 di, 在來自中國古音 dhi dhí 時;

dzi 緩字為 zi, 在來自中國古音 dži zi dzhi zi hí 時;

tá t'á t'ó 緩字為 ti-ya ti-yu ti-yo;

śa śa śó 緩字為 si-ya si-yu si-yo;

d'á d'ú d'ó 緩字或為 di-ya di-yu di-yo 或為 zi-ya zi-yu zi-yo (照將纒指出的規矩);

ha hi fu he ho 緩字為 pa pi pu pe po.

在字典裏我用寬式的記音法。在字典裏加入一切「小異」寧可說是有損害的; 因為這樣, 就要把主要且基本的分別弄得不能明白、並且因此把這研究弄得比較太不容易。為這些「小異」、讀者該看前文 6 章並且也特別該看前文「6 05 至 688」頁, 在那裏各韻裏攝發現的音標、已經長長地指示過了。所以我寫: e 與 ϵ 為 e, α a 與 \hat{a} 為 a, o 與 δ^* 為 o, θ 與 θ^* 為 θ , é θ 孔為 é, X, S, 與 ξ 為 s, 275 頁 276 頁等等所描寫的音為 r.

然則在寬式的記音法裏，有相當的音不讓人懂得很好。ǎ 能看作一個 a 也好看作一個 ā；ǎ 能看作一個很合口的 ā 或者一個很開口的 o；ü 能看作一個中韻系的 u，或者一個有相當圓唇程度的 é；ǎ 能看作一種 é 或者一種 ā。在這些光景、我就算在寬式裏也加入了 ä ü ä，並且一個 ä（如同在中國古音裏一樣）用來包括一切介乎 ä o 間的韻。末了，ǎ 能看作一個微弱的 ng 或者指明在前的韻的鼻音作用，寫把這個擺在字典裏去分別：我就有時寫 -ā -ǎ 等等、當 ǎ 很微弱時；有時寫 -ang -ong 等等、當 ǎ 足發強烈爲很近 ng 音時，讀者念着前章常常能領略「我在我的各方言的代表那裏觀察得來」的「小異」。我們加一句說「上海鼻音的韻、同相當的官話的「明顯且強烈」的鼻音的韻相比較、實在是太微弱了；致我自信該當在這裏的寬式的記音法裏，單單記爲口音的韻：上海 sā 正音 san「三」上海 sie 正音 siān「先」等等」。

前章不能免的「微差」的數錯，在字典裏已經改正了。〔世禮按：高本漢在中國語音學研究與中國方音字典裏從未說明他在中國方音字典裏所用的 + 號；世禮費了探賾歸納的工作之後，決定 + 號乃「找不着的字」的標識：中國方音字典裏有 + 號的字都是在中國語音學研究裏「找不着的字」的標題之下〕。

[完]

中國語音學研究通論之註

[註一] J. Edkins 之語文學上之中國地位 (China's place in philology, London 1871).

[註二] G. Schlegel 之中國語與雅利安語 (Sinico-aryaca, Batavia 1872)。

[註三] J. Edkins 之上海方言中所呈露之中國俗語之文法 (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Shanghai 1853) 普通所謂官話之中國俗語之文法 (A grammar of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

commonly called the Mandarin dialect, Shanghai 1857) 與此著者在中國雜誌 (China Review) 中之各種論文。

[註四] G. Schlegel 之外國聲音華譯方法之秘密 (The secret of the Chinese method of transcribing foreign sounds. T'ung Pao, Sér. II, Vol. I, Ley de 1900).

[註五] Z. Volpicelli 之中國語音學 (Chinese phonology. Shanghai 1896).

[註六] S. H. Schaank 之古華音理學 (Ancient Chinese Phonetics. T'ung Pao VIII, IX).

[註七] F. Kühnert 之中國古音值研究 (Zur Kenntniss der älteren Lautwerthe des Chinesischen. Sitz.-ber. d. Akad. d. Wiss. in Wien, B. CXXII).

[註八] P. G. v. Möllendorff 之中國方言分類 (Classification des dialectes chinois, Ningpo 1899).

[註九] A. Forke 之北華方言比較研究 (A comparative study of northern Chinese dialects. China Review XXI) 若干南華方言 (über einige südchinesische dialecte. Mitteil. d. Sem. f. Orient. Spr. VI, Berlin 1903). 標準羅馬字母標音社 (Soc. de Standard Romanisation) 所印之表冊。

[註十] H. Maspero 之安南語歷史音理學之研究 論紐之部 (Etudes sur la Phonétique historique de la langue Annamite. Les initiales. Bull. d. l' Ecole Fr. d' Extr. Or. XII, 1912).

[註十一] 用 Wade 記音法。

[註十二] 福州 (Foochow) 廈門 (Amoy) 汕頭 (Swatow) 現有已定之綴字法，因爲此諸城中已發行之出版物之故也。

附 錄 董世禮

語文學(法 philologie 英 philology) 與語理學(法 lin-

guistique 英 linguistics) 之翻譯名義

語文學——「按照語文爲文學之工具或方法之任一語文之研究與知識。

語理學——「考察語文原理與關係而看語文爲人類天然衝動之無心產物」
之諸語文之研究。

以上節譯世禮日用之五大冊之法國文科大辭典

語文學——在「專恃經驗之文法，原文之批評，文學史」點上之「一種或數種」語文之研究。

語理學——諸語文之「歷史與比較」之研究。

語文學指定「得一種語文之文學智識」之「必須之研究」之全證：常用文法，音律學，詩律，古文，原文之批評，等等。

語文學家，不過登記事寔而排列事寔于容易強記之次序；語理學家，比較事寔而覓「相合與發展」之定律。

以上節譯世禮日用之十八大冊之法國大百科辭典

吾人分別語理學于語文學，不但因爲後者「本然」是歷史科學，前者「本然」是自然科學、亦因爲語理學研究語言之成份，而語文學以「充份發達之語言」爲目標。

確知「語文所有」之適宜方法，明爲自然科學之方法；因爲語文，動作如自然之組織、且附屬於一切定律，一切偶性，有機生物之一切感情。

故語理學家，絕不以「所指定之一語文之寔地應用之研究」爲目的；人能爲語理學家而僅通曉本國語文而不通曉其他任何言語；反之，人能言許多語文而絕不了解語理學。爲吾等，任一文法、已非準確言寫所指定之語文之術、而是語言成份之查察與研究。

以上節譯世禮日用之川一大冊之法國大百科全書

點號應用無窮法

董世禮

(一)小置大前，變小爲大。

(二)大置小前，變大爲小；

同置同前，變同爲小。

(三)舉一反三，推極技巧。

點號應用無窮法之說明

今亦隨俗，大於：以；大於；以；大於，以，大於、

令 a 與 b 與 c 與 d，皆能代表一切各種點號。

(一) 令 a 小於 b，則 ab 這種點號等於「大於 b 的 a」。

(二) 令 c「等於或大於」d，則 cd 這種點號等於「小於 d 的 c」；要之，刪節標各點，皆較小而「居半列之中」不如他點居側。

(三) 如：等於「大於；的，」如：等於「小於、的、」如：等於「小於；的；」如：等於「小於、的；」如：等於「小於；的；」如：等於「大於；的、」如：等於「大於、的、」如：等於「小於；的、」如：等於「小於、的、」餘請類推！

(四) 問號「？」嘆號「！」諷問號「？」諷嘆號「！」，皆爲標號而非點號。「點之問號嘆號諷問號諷嘆號」之後，固可省却「點」；但「「點而外」之點之問號嘆號諷問號諷嘆號」之後，則不可省却其「點而外」之點也；故如？，爲，點之？如？爲、點之？如！：爲、點之！如！：爲、點之！如！：爲、點之！如！：爲、點之！餘請類推！

至於理論與實用舉例，則請參考董世禮譯注日耳曼語系研究之譯例：

附 錄

董世禮著

新式點號補充論

點號應用無窮法之應用舉例：

董世禮譯俄原著法文詩詞

拿破崙二世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出版者 世禮董維

發行者 北平西城定阜
大街輔仁大學

承印者 北平北池子妞
妞房傳信書局

分售處 傳信書局

定 價 大洋四角

初 版 公曆一九三五年八月

董 世 禮 遂 譯
 高 本 漢 原 著
 中 國 語 音 學 研 究 之 升 言 與 通 論
 中 國 方 音 字 典 之 通 論
 沈 兼 士 題

今已付印 故附自序

高君聰慧逾共學 確說寥寥尙可聞 (x 文韻)
 小子長言翻譯罷 還將著述貶其文 (x 文韻)

人間今古誰能賞 高制豈如我訂真 (真韻)
 一再施行微妙法 勘訛補缺總宜珍 (真韻)

後調欽定詞譜十二卷一張玉壺冰兼步其原韻
 虛心修竹千年綠 韻學愈然續
 夜書細字綴嘉言 開發此中幽隱
 幾經年
 詳標黃卷真音在 疑竇今肢解
 此書原著不精深 櫛藻未施今譯
 恨難禁

公曆一九三五年五月五日董世禮自序

中華民國廿四年二月拾壹日收到